

〔清〕戴名世著

许总

许结

许永璋

注析

古文诗城

注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史诗鍼注析

[清] 戴名世 著
许总 许结 许永璋 注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6号

古史诗注析

〔清〕戴名世 著

许总 许结 许永璋 注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5325-1704-7

1·855 定价：5.80元

前　　言

我国古代咏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古典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始终相一致的。早自《诗经》中《文王》、《生民》、《殷武》等篇，就涉及到多方面的史实，可谓开咏史诗之先河。在《离骚》、《天问》中，亦有歌咏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容。径以“咏史”为题，“咏史”一体的正式确立，当自东汉班固《咏史》诗始。魏晋以降，咏史诗渐趋繁荣，仅萧统编《文选》中所刊“咏史”一项，就收有九位作者的诗二十余首。及唐，咏史诗也和古典诗歌的发展一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表现为两种走向。一方面由于众多作者包括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李贺这样一些大诗人的努力，以及古代文学中批判现实的思想的发展，咏史诗显示出从主要是抒发一己之襟怀向借古抒怀、寄寓感慨、发表议论、针砭时弊转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咏史诗又向系统化、以诗叙史方向发展，格局、规模蔚为大观，如胡曾有咏史诗三卷一百五十二首，周昙有咏史诗八卷一百九十五首，尤以周昙之作上自唐尧，下迄隋末，时序井然，自成体系，是咏史诗的最早专集。入宋，由于以议论为诗的影响，咏史诗的理性色彩也益见浓厚，著名诗人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陆游、刘克庄等人的咏史之作，议论纵横，立意翻新，多有发前人未发

之处。元、明、清三代，社会矛盾尖锐、政治黑暗，而清代“文字狱”盛行，反而促使这时期的咏史诗大量涌现，因为这一文学形式可以曲折隐晦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主张。同时，清代考据之学造成文人研经读史的风气，也是咏史诗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思想和艺术高度看，清人咏史诗大多未能超越唐宋咏史诗的水平。而产生于清朝初年的戴名世的《古史诗鍼》，却具有度越流辈的价值和成就，其体例完备，规模宏大，完全可与周易咏史后先媲美，而寓意深刻，议论透辟，识见超卓，则显然融入了杜牧、李商隐一路咏史诗的成就，而非周易所作可相提并论。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清桐城(即今安徽桐城)人，因晚年一度隐居故乡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是桐城派早期重要作家。只是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其《南山集》被毁禁，不仅作品大量散失，而且后来姚鼐叙述宗派源流，把方苞、刘大櫆直接继承归有光等，一字不及这位乡先辈，遂使其在桐城派奠基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为人所忽略^①。

《古史诗鍼》是一部咏史诗专集，全为七言绝句，共一百一十首。上自远古，下迄明季，举凡重要史事，均有涉及。分观之，则一诗一事，各自成章；合观之，则以诗论史，俨为通论。每诗以四字为题，提挈全诗内容，如开篇以“涿鹿始战”，末章以“郑氏抗节”，概示所咏之史实，同时也暗寓作者

① 详见许总《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2期。

的观点和倾向。

由于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戴名世自幼即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少时曾以拯救苍生、恢复明祚为己任。但是在当时形势下已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只得转而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其文章即大多思理深刻、笔锋犀利，对清廷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对受奴役的人民深表同情。《古史诗鍼》的思想倾向正是这种反清思想的集中表现。对于明末抗清英雄及壮举，戴氏无不极力颂扬，如《维扬大节》诗对史可法坚守扬州、不屈被杀事写道：

应是天祥一化身，维扬大节泣人神。

降书七斤山河壮，慑服胡王羞汉臣。

《天下已任》诗对顾炎武的抗清事迹写道：

天下兴亡一匹夫，四方奔走抗强胡。

填平东海深沉愿，化作芬芳万卷书。

《郑氏抗节》诗则对明末抗清业绩最为卓著的郑成功表露极度的景仰之情：

大木独撑天一方，朱明岁月赖延长。

郑家气节汉家宝，岛国孤忠耿未忘。

反之，对于明臣之降清者，皆予无情嘲讽与有力鞭挞，如《承畴降虏》诗：

松山战败尚为雄，十六坛前一祭空。

比节文山羞汉史，忠勤为虏负初衷。

对洪承畴降清予以痛斥。对于清初失节者之众，戴氏在《画网巾先生传》、《四逸园集序》中更认为，明代江山就是断送

于这些投敌变节者之手，并得出民族气节沦丧，必然导致亡国的结论。可以说，讴歌民族气节成了戴名世这一类作品的灵魂。由此生发，《古史诗鍼》不仅对明末清初，也对历代变节者无情鞭笞，对仗节者热烈颂扬，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情感与强烈的民族精神。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也明显蕴含着借古喻时的反清思想和意绪。

戴氏平生对“先朝文献”最为关注，意在重修一部“成一家之言”的信史。在《史论》中，戴氏反复论述了“史之难作”与“作史之难其人”，深刻指出历代治史中“铺张太过”、“隐讳不详”或“徇其好恶”、“逞其私见”之积弊，极力强调治史必具“用以彰善瘅恶”的据事实录的精神和“为法戒于万世”的以古为鉴的作用。其《古史诗鍼》正是戴氏史学观在对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中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

在《古史诗鍼序》中，戴氏将历代治史之弊归纳为“传愚民之统”、“趋当时之势”、“守一家之囿”、“寄隐衷之怨”等四端，并由此造成史学领域“怪诞兴”、“阿谀作”、“是非倒”、“曲直蒙”等怪现象。他大胆提出了“破统”、“离势”、“毁囿”、“销怨”等主张。这在对具体史实的评论中，主要表现为对古史虚伪性的揭露和批判。如《汤武征诛》诗：

汤武征诛说为民，血流飘杵岂诬人？

夏台羑里仇家怨，集结南巢与孟津。

商汤征桀、武王伐纣，向被后代史家称颂为铲除暴虐、拯民于水火之义举，戴氏却一反旧说，以“血流飘杵”、无数无辜人民流血丧生的事实揭露汤、武征桀、纣，本非为人民而战，只不过是不同贵族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已。它如《东征

管蔡》、《贞观称治》等篇，也都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周公与管叔、蔡叔之间的权力倾轧，以及唐太宗通过“杀兄逼弟媳”^①的残酷手段与奸诈权术而登上帝位的隐情。

《古史诗鍼》对古史隐曲误谬之针砭，固多发前人所未发，而其中透露出隐喻后世并进而抗议时政之深意，则更是戴氏咏史的苦心所在。如《口授经传》诗：

人间到底有书无，口授经传尚有儒。

若与后君同日语，始皇何止一筹输。

借秦始皇焚书发端，控诉了“后君”特别是清王朝摧残知识分子更甚于秦的罪行，笔触明快犀利。此外如《柴市成仁》、《厓山一决》等诗，则表达了对明朝江山的眷念和对民族精神的赞颂。

《古史诗鍼》中，慕道义、抗强暴的思想也很突出。如《涿鹿始战》诗对传说中黄帝与蚩尤之战写道：“人间灾祸从兹始，竞作新奇甲与兵”，指出其以暴力相争，遗害无穷；《坑赵降卒》诗云：“长坑冤气宁消散，白起到头亦杀身”，对白起坑杀赵国降卒的暴行予以深刻讥刺。反之，对稍讲道义者，则予以适当肯定或颂扬。如宋襄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论点及其在战场上的运用，向为人嗤笑为迂拙，然戴氏在《不禽二毛》诗中却赞其“不鼓不禽战阵中，二毛幸遇宋襄公”；又如晋文公在晋楚交兵时仍履行“退避三舍”之前诺，戴氏在《退避三舍》诗中亦赞其“三舍前言耿未忘，晋文履信杀人场”，并将这种信义与“可堪世道江河下，诈雨骗风恶作

① 章炳麟《国学讲演录》。

狂”相对照，益显其可贵。

咏史诗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性，其中最突出的如《逼上梁山》：

刮脂吮血逞凶顽，屈膝强胡益厚颜。

不是衣冠皆盗贼，小民那忍上梁山！

深刻指出人民被迫揭竿而起，正是统治者的残暴所造成。这里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同情，无疑也曲折地表达了戴氏对明末清初抗清斗争的态度。

《古史诗鍼》是戴名世唯一幸存的诗集，因此，于其艺术特色之中亦可略窥戴氏诗歌创作之一斑。

首先，作为历史题材的反映，《古史诗鍼》直接取材于历史事实，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材料，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古史诗鍼》又充满了感情色彩和生动形象，有着相当感人的艺术性。对于具体历史人物或事件，作者总是善于以精炼的语言、生动的笔触，刻画出逼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壮阔的历史场景。因此，历史真实性和诗歌艺术性的结合，便形成其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特点。

其次，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叙、歌咏，不仅倾注着一个爱国志士的炽烈感情，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敏锐思想和卓越识见的史学理论家，在记叙、歌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同时，更无不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并作出明确的褒贬和评价。也就是说，以诗歌的语言，史论的笔法，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特点，同样贯穿于《古史诗鍼》之中。

再次，《古史诗鍼》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而尤以

立意为宗，从所咏的历史事件引申出更为深广的意义。因此，《古史诗鍼》既是对历史的歌咏和评论，又是对现实的讽喻和抨击。这两重意蕴的融合，正是咏史诗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咏史诗既然着眼于对千古兴亡的经验总结，并企望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因而在历代咏史诗中，诗人们对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表达以及对时弊的讽喻和针砭，总是采取较为曲折隐晦的方式。而《古史诗鍼》则不然，其邃密的思理与深刻的含义，对自己观点的鲜明表达以及对清朝统治的大胆批判和鞭挞，皆震聋发聩，多为他人所不敢发，其锋芒毕露、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亦为他人所未曾到。这种变历代咏史诗中含蓄微义为直接、鲜明、突出的宣泄，也正是《古史诗鍼》对咏史诗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贡献。

当然，戴名世的思想局限，在《古史诗鍼》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例如，戴氏反抗强暴的思想往往表现为一味的反战，其《孙膑刖足》诗即把数千年兵灾战祸全归罪于《孙膑兵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抹煞了孙膑对古代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其次，《自戕同尽》诗对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表现了对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此外，由于完全固定的七绝体式和较为单调的表现手法的限制，从艺术的角度看，作为一部诗集的《古史诗鍼》也稍嫌板滞，缺少变化。

《古史诗鍼》为我们世代家藏手抄本，原文曾分别在《文学遗产增刊》第 15 辑和《活页文史丛刊》第 169 号公开发表。由于其经过辗转传抄以及包蕴大量史事与深意，因而

这次对它进行了必要的整理、考订，并逐篇加以注释和简评，以期能使典实释然，隐义昭揭。另外，《古史诗鍼》原文公开发表以来，于作者问题曾引起一些质疑，我们都已分别撰文答复。这些文章是：何冠彪《褐夫〈古史诗箴〉非戴名世佚稿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许总《关于〈古史诗箴〉的作者问题——与何冠彪先生商讨》（《文献》1989年第2期）、王树民《〈古史诗箴〉是谁作的》（《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许永璋《〈古史诗箴〉应是戴名世所作》（《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许永璋《〈古史诗箴〉答疑》（《活页文史丛刊》第230期）。读者如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可以参酌。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国章、曹光甫先生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一九八六年初冬于南京

原序

史者，有所为而作也。传愚民之统而怪诞兴，趋当时之势而阿谀作，守一家之囿而是非倒，寄隐衷之怨而曲直蒙。必也破统、离势、毁囿、销怨，而后史朕乃萌^①。余幼读史，未尝阙疑^②；长涉世味，渐察其微。始知史者，私也。私之所及，史尚何存？作《古史诗鍼》^③，非敢根治膏肓^④之病，将以待夫来者知余志焉。褐夫^⑤自序，时永历^⑥某年也。

〔注释〕

① 史朕：历史发展的迹象。朕，形迹，预兆。《淮南子·兵略》：“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萌：《说文》：“萌，草芽也。”引申作显露解。

② 阙疑：《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正义》：“言虽博学多闻，疑则阙之。尤须慎言其余不疑者，则少过也。”此处“未尝阙疑”，意谓不曾有疑而阙之。

③ 鍼：针的异体字。古代以针砭治病，“古史诗鍼”意谓以诗针砭古史之病。

④ 膏肓：《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

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后称不治之症为病入膏肓。

⑤ 褐夫：戴名世字。戴氏有《褐夫字说》。

⑥ 永历：南明桂王朱由榔年号。然《古史诗讎》实非永历年间的作品，因戴氏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当南明永历七年，而朱由榔被执，南明覆亡时，戴氏年仅九岁。此序既书以“永历”，更以“某年”纪时，显系故作隐笔，藉以抒发故国之痛。

〔评析〕

古诗人之咏史者甚夥，未闻以诗咏数千年之史而遍论其得失；更未闻以诗为针砭而针砭古史之痼疾。《古史诗讎》实兼而有之。试观此序，仅百十二言，而古史之弊，揭示无余；史朕之萌，庶几可待。其训“史”为“私”，一字破的，胆识惊人。

目 次

前 言	(1)	退避三舍	(24)
原 序	(1)	陈蔡之厄	(25)
		不饮盗泉	(26)
涿鹿始战	(1)	杨朱为我	(28)
洗耳清流	(2)	摩顶放踵	(29)
千舞平苗	(3)	传食诸侯	(30)
历山躬耕	(5)	西施飘泊	(32)
怒触不周	(6)	卧薪尝胆	(34)
父子治水	(8)	商鞅变法	(35)
汤武征诛	(9)	孙膑刖足	(37)
渭滨垂钓	(11)	合纵连横	(39)
首阳饿殍	(12)	汨罗怀沙	(40)
吐哺握发	(14)	鸡鸣狗盗	(42)
定鼎洛邑	(15)	完璧归赵	(43)
东征管蔡	(16)	坑赵降卒	(45)
周召共和	(18)	窃符救赵	(46)
射钩为相	(19)	易水送别	(48)
管鲍之交	(21)	韩非囚秦	(49)
不禽二毛	(22)	博浪椎秦	(51)

项梁掩口(52)	撒盐咏絮(87)
篝火狐鸣(53)	放游弃市(88)
鸿门双绝(55)	清谈误国(89)
烹翁索羹(56)	饿死台城(91)
夜半前席(58)	景阳宫井(92)
口授经传(59)	神鸦社鼓(94)
罢黜百家(60)	南北统一(95)
北海牧羝(62)	凿河泛血(97)
史迁受刑(63)	草泥饮恨(98)
昭君成美(65)	贞观称治(100)
点窜群书(66)	凌烟画像(101)
郿坞燃脐(68)	英雄入彀(103)
卧龙巧遇(69)	骆丞一檄(104)
青梅煮酒(71)	孝友三郎(106)
七步成诗(72)	骊山祸起(107)
七岁让梨(73)	半世情痴(108)
鼓吏玩世(75)	一篮青黄(110)
途穷痛哭(76)	间道麻鞋(111)
酒德奇文(77)	系狱浔阳(113)
邓艾伐蜀(79)	漂湍捉月(114)
陶令归田(80)	单骑服敌(116)
周处除害(81)	凝碧心诗(117)
流芳遗臭(82)	谏迎佛骨(119)
淝水之战(84)	香山高蹈(120)
东山游狎(85)	毁寺还俗(121)

五代之乱	(123)	徐达胜棋	(141)
陈桥兵变	(124)	伯巨上书	(142)
杯酒释兵	(126)	正学奇刑	(143)
牵机遗恨	(127)	椒山弃市	(145)
澶渊之盟	(129)	戚氏平倭	(146)
先忧后乐	(130)	魏阁生祠	(148)
安石新法	(131)	自戕同尽	(149)
逼上梁山	(133)	煤山自缢	(150)
春梦胡沙	(134)	承畴降虏	(151)
莫须有狱	(135)	维扬大节	(153)
厓山一决	(136)	天下已任	(154)
柴市成仁	(138)	郑氏抗节	(156)
朱明一统	(139)		

涿鹿始战^①

涿鹿迷茫逐鹿争^②，指南车破雾纵横^③。
人间灾祸从兹始，竞作新奇甲与兵。

〔注释〕

① 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一说宣化县东南有鸡鸣山，即古涿鹿山。始战：我国古史记载的首次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② 逐鹿：指群雄并起，争夺天下。《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颜师古注：“以鹿喻帝位。”魏征《述怀》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

③ “指南车破”句：相传蚩尤作大雾，黄帝为指南车破之。又《史记集解》注引《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礼记》郑注以蚩尤为三苗，《尚书》孔传以九黎为蚩尤，其说不一。

〔评析〕

此诗慨叹涿鹿之争，战祸肇始，人间蒙难无穷。

诗以“始战”开篇，颇具深意。盖以战争之祸，无代无